

《送瘟神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送瘟神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688914

10位ISBN编号：7500688911

出版时间：2009-10-1

出版社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作者：李森祥,薛荣

页数：33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送瘟神》

内容概要

《送瘟神》内容简介：战斗英雄程怀远在临撤离朝鲜战场前，想干掉一名美军的王牌狙击手，没想到，敌方却在他的头顶心留下了终生的遗憾——一条弹头烙出的“三八线”！头顶着“三八线”而回到国内的程怀远，竟无法适应和平的生活，他不仅逃离了他的家乡，更逃离了他的婚约……

程怀远是老首长的重用下，又找到了他的对手——专家预言百年都无法消灭的“敌人”——血吸虫！但程怀远硬是凭着他骨子里的血色与匪性，更凭着他对党的忠诚以及对人民的热爱，明知不可为，偏划“纸船”行。他率领他的团队，与天斗，与地争，与恐怖的瘟神忘我搏击……在被天灾和人祸搅得暗无天日的岁月中，全然将自己化为一支“红烛”，照天而烧。他们竟用短短的十数年时间便将所面对的“顽敌”消灭殆尽。

《送瘟神》以粗犷的笔触，塑造了一群鲜活而传神的人物群像，演绎了一场关于精神沉沦、关乎时代前进的“大搏杀”，是一曲以救赎为主题、展示人格之美与多重人性的咏叹调，是一轴歌颂大爱、礼赞生命的壮丽画卷。

《送瘟神》

作者简介

李森祥，男，浙江衢州人。1974年入伍，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，1992年调入南京军区创作室任专业作家。1999年转业，现为嘉兴市作家协会主席。已出版长篇小说3部、中篇小说14部、短篇小说80余篇。担任编剧的电视剧10余部，计200多集。小说作品共获奖20多次，短篇小说《台阶》入选人教版统编教材。电视剧《卧薪尝胆》获国际大奖。薛荣，男，生于1969年。高中时开始写诗，后写小说。曾获第9届上海文学奖、《中国作家》“大红鹰”文学奖、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奖项。中短篇小说入选年度小说排行榜及多种年度选本。出版短篇小说集《等一个人发疯需要多久》。

《送瘟神》

书籍目录

卷一 纸船卷二 明烛卷三

卷一 纸船 第一章 程怀远到了生命的尽头前曾说过，他很想忏悔！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而必须忏悔？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，最让程怀远懊悔一辈子的事，是他头顶心顶着的那条“三八线”。

那天301高地坑道里的事情特别多。先是有人偷看战友家信，两个人拌了几句嘴，吵着吵着，竟然扭打成一团，引来了连长程怀远的一顿喝斥。之后营部来电话统计得夜盲症的人数，程怀远少数了一个人，指导员埋怨程怀远几句，程怀远本来气就不顺，梗着脖子朝指导员大吼了一嗓子，将坑道壁上的碎石也震落几片。“嗨，大仗不打打嘴仗啦？”战壕的另一头，猫着腰走来个宣传干事，他到了程怀远旁边，笑着直起了身子，棉军帽的护耳跟鸟翅膀似的支楞着，颤颤悠悠的。程怀远来不及呼喊，对面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阵地上已一枪射来，眼疾手快的程怀远一把将宣传干事扯翻在地。

“哎呀，程连长，我又欠你人情了，想不好好宣传你都不行啊。”宣传干事狼狈不堪地爬起身嘀咕，程怀远没理他，而是捡起了宣传干事被打落在地的旧军帽。军帽上挨了一枪，里边衬着的棉絮白花花地露了出来。就凭这准头，程怀远知道美军的王牌狙击手去东京度完假，又回到了对面的阵地上。

“小子，美国鬼子可不认你是什么宣传干事。”程怀远把军帽扣回到宣传干事的头上，阴着脸，背靠泥墙而坐。风吹起的雪沫落到他的肩头，像是头皮屑。他身边竖着块烧焦的松木板，上边刻着七道很深的刀痕，那是程怀远扛起狙击步枪之后的毙敌记录。他是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，现在两军对垒，进入胶着状态，本来就是神枪手的程怀远就和鬼子玩起了狙击。二十多天里，他干掉了七个鬼子。

宣传干事越是紧张，嘴里的话竟越多，程怀远没文化，也不善言词，尽量克制着情绪嗯嗯啊啊地应付。这时，美军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来，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吵得人心烦。程怀远皱了皱眉头，手里的烟屁股交给旁边的战士，掸了掸肩上的雪沫，抓起个钢盔扣在光头上，一脚踏上倒扣着的弹药箱，提起狙击步枪，“哐”一记闷响，对方讨厌的高音喇叭顿时哑了。在战友们的惊呼声中，程怀远轻松地要回了香烟，胡子拉碴的脸上竟然有些慵懒。刚才那一幕着实让宣传干事惊呆了。他停下手中的笔，从挎包里摸出一瓶白酒，“哎呀，真是太了不起了，这酒是你们营长犒赏我的，程英雄，我、我送给你。”程怀远这才一笑，接过酒瓶瞄了瞄上边的洋文，赞了声好酒。宣传干事忽又将酒抢了回去，将瓶口塞进了他的牙里。

“可别坏了你这小白脸的一口好牙！”程怀远夺过酒瓶举过头顶晃了晃，砰的一声，是对面阵地的一枪，打飞了程怀远手里的酒瓶盖子。宣传干事也许到此时才体会到，什么叫做可怕的狙击！一瓶白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换着喝光，宣传干事也走了。程怀远瞧瞧天色还早，又埋伏到战壕里朝敌方阵地进行观察。夕阳照耀着积雪，天地之间明晃晃的。附近好些山头已被炮火削平，泥石流涌向沟底，巨大的岩石堆积着，好像这儿曾发生过一场八级地震。水洼里结了冰，浸泡着黑乎乎的尸体。烧焦的树杈支楞着，投下长长的影子。铁丝网上缠着的自美军以及志愿军军服上撕下的破布片随风飞舞，干扰着狙击手的视线。程怀远凝神屏气，连自己胸腔内的心跳声都听到了。

对面美军阵地上那只高音喇叭在木头支架上耷拉着，像一个被砍断了脖子的头颅。一只挑在刺刀上的美军头盔，时不时地举过战壕。程怀远正纳闷着，忽就亮光一闪，心内惊呼一声不好，还没来得及收回脑袋，一颗狙击弹已轰在他的脑门上。一阵麻辣过后，鲜血开始瀑布般漫过程怀远的额头，糊住他的眼睛……美军的狙击弹把程怀远头上的钢盔洞穿后，又在他的光头上划出一条大口子。战士们扯胳膊抱腿，要送他去包扎，程怀远咧着嘴，急得手臂一擦，几个战士摔得东倒西歪。他一抹脸上的血，抓起狙击枪又要往射手的位置上靠，更多的战士摠住了他。急救军医赶了来。程怀远的命真大，这一枪不仅打穿了钢盔，撕裂的头皮上也撩出了一条半公分深的凹痕。程怀远嫌打麻药影响他打枪的准头，让军医在他头皮上无麻醉而缝，结果缝了十七针。

第二天，炊事班小刘在爬战壕送饭时动作稍慢，被这个王牌狙击手又打烂了屁股，大半桶热乎乎的小米粥全洒了。程怀远晃着缠上绷带的头颅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牙根里恨得痒痒。“美国佬，老子跟你没完！”对面阵地上像是庆功似的，传来敲打汽油桶的响声。连里另外的狙击手纷纷向他请命，程怀远听着那边咚咚咚的敲打声，反倒冷静了下来。他不由分说地把医生身上的白大褂扒了，连带着一条没用过的手术床单一起扣下。天黑之后，他趁着敌人的探照灯暂时不亮，独自爬到阵地外的一个树桩后，挖出个散兵坑，靠了大半瓶酒熬过了一宿。第二天天刚亮，穿着军医的白大褂还裹着床单的程怀远已和地貌没两样了。

也就在这一日的早晨，换防的命令下达。当连里的副连长带着两名战士，冒了巨大风险将冻粘在散兵坑里的程怀远抠出时，程怀远还在不停嘟囔，他知道那个王牌狙击手早上起来撒尿的地方，一定让他捏着鸡巴去见阎王……可军令如山，程怀远不得不留下一生的遗憾而带着他的连队撤离了阵地！部队急行军到隆镇，上了一列车身上弹痕累累的小火车。这小火车很可能是世界上最破

《送瘟神》

烂的，烟囱筒子被电线捆绑在车顶上摇摇欲坠，车厢内到处是烟熏火燎的痕迹。官兵们火柴棍似的挤在一起，前胸贴后背的，转个身都不行。车厢地板上铺着的稻草早就稀烂，湿湿的粘人的脚。有个战士憋不住尿，一股尿臊味迅速弥漫开来。车厢内条件恶劣，程怀远的心情更恶劣。他娘的，早不换防晚不换防，偏偏那能让程怀远“复仇”的致命一枪要射出时，命令下来了。破火车翻山越岭，过河入林地行进在林海雪原中。凌晨时它钻出一条长长的隧道，总算停在一条岔道上。四周围的朝鲜人民军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戒备森严，大家伙都跟哑巴似的，谁也不嚷嚷，交流的只是手势和眼神。

“拉屎的拉屎，撒尿的撒尿，都给我快点！”程怀远吆喝一声，命令手下的战士们以班为单位下了小火车，一队队地去树林子边一字排开大小便，他则看着手表上跳动的指针，记录每个班拉屎拉尿的速度，慢的那个班挨了他的一顿臭骂。大家伙完事之后，程怀远带着战士去领了几筐馒头萝卜还有五大桶白雪。收拾停当，守在路边的朝鲜人咣当关上车门，车门上贴了封条，还横斜着钉了几根木条，搞得这车厢内装的好像不是人，而是没嘴巴没屁眼的什么货物。过了鸭绿江后，程怀远的连队才与所在的兵团其他部队会合，还换乘了火车！也算是鸟枪换炮，这趟闷罐列车的车厢比之前小火车的车厢要宽敞许多。战士们盘腿坐在地板上，各想各的心事。到了这会儿，程怀远的脸才由阴转晴，且还浮现出一点笑容。原因是刚才换乘时，程怀远遇上赵司令的警卫员小林，他装作借个火，问小林部队这是去哪儿。

“北京，毛主席……”说着话，神色诡异的小林做了个正步走的动作。毛主席？检阅？程怀远撇了撇嘴，难以置信。火车车身一震一颤地行进着，他的脑海里一会儿是血肉横飞的四肢，一会儿是静静的雪原上狙击步枪的闷响。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梦游，唯一清楚的是离美军王牌狙击手、离三八线越来越远了。车子平安无事地进入东北。终于回国回家，可以过和平生活，可程怀远却对头顶心所挨的一枪耿耿于怀！他紧捏着的拳头抵着自个儿的太阳穴，头上初愈的伤口差点爆裂开。呼吸粗重、眼睛潮红的程怀远抱紧膝盖，克制着不让自己跳起来大喊大叫撒一通野。他太想和别人说说话，即使吵架也行，可有纪律在，程怀远就跟火烧身子的邱少云似的，咬紧牙关。火车过丹东，过沈阳，过山海关，警卫员小林的话，早就像颗种子，在程怀远的心里生根发芽。他暂时忘却了那个让他感到耻辱的美国佬，打开挎包，取出所有的军功章仔细地别到胸前。车厢里虽说光线昏暗，但这一排亮闪闪的军功还是引来战士们羡慕的目光。火车走走停停，但是天上的太阳却一刻不停地走着，走出了白天又走进了黑夜。闷罐车厢里空气越来越糟，弥漫着的尿臊味混合着萝卜屁的臭味，熏得人都快背过气去。程怀远解开了风纪扣，可没过一会儿又扣上。他对自己敬礼的姿势有点不放心，很想对着镜子练习一下，可也不过是心里想想罢了。身边有个小战士睡着了，软绵绵的身子直往他身上靠，他拱起盖，让这个战士趴到自个儿的大腿上，弄得他都没法站起来。程怀远手摸着胸前的军功章，自己对自己说，急——急有啥用，说不定此刻毛主席已经上天安门城楼，正坐在藤椅子里喝早茶等他们哩。这样想了会儿，程怀远头埋进臂弯里，打起了盹。他梦见自己一个人喊着一二一，正沿着金水河边走，可眼睛却怎么也看不清城楼上的那个大个子是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。不管是不是，他想喊毛主席万岁，嗓子却像被人卡住了，怎么也发不出声音，他冲着城楼上模糊的身影敬着一个又一个军礼……等程怀远醒来时，闷罐车却不晃荡了。火车停在一个只有三四间平房的乡野小站上。有人过来推开闷罐车的车厢门，宣布此次停车是给火车加煤加水，同时也换换车厢里边的空气，强调战士们一律不准下车。程怀远被搅了美梦，气得一拳砸向地板，一副吹胡子瞪眼的模样。他第一个蹿到车门口，伸长脖子瞧了瞧，张嘴就是一句去你娘的，带头跳到路基上。另外车厢的战士一看有人下车，也跟着下。很快地，铺着小石子的路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伸手踢腿的志愿军战士。火车站通往附近乡村的土路两旁栽种着白杨树，树枝上挂着的晨雾似长长的绷带，被它遮挡的朝阳宛如一个巨大的血色斑点。火车头那儿，公安人员监督着铁路工人跑上跑下地给火车加水加煤。程怀远旁若无人地走了几个正步，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愣住了。这儿怎么看也不像北京啊，怎么感觉像是到南京了呢？他吸了吸鼻子，觉得一百二十个不对劲。他东瞧西看地转了一会儿，没找到站牌，却遇上一个养护工人。养护工人背了个帆布口袋，手里握着把尖嘴榔头，敲打着钢轨一路走来。程怀远站着看了会儿，收起手里刚摸出来的香烟，迎着养护工大步走去。两人相交而过的一刹那，程怀远一把扭住养护工人，那模样就似揪住了只小鸡。

“说——这是哪里？”“德，德州。”养护工人天天在铁路上走，从没遇上过有这么问路的。他吓蒙了，胸膛的压迫和紧张让他喘不过气来。担任警戒的战士一看有情况，端着冲锋枪跑来。

“工人大哥，你怎么走走路都会摔倒？这路上石子多，可得当心啊。”程怀远揪起惊魂未定的养护工，拍了拍他身上的尘土，“你动眼看，脚没扭伤吧？”他又捡起地上的帆布袋，把它挂到那只还在颤抖着的肩膀上。这一系列动作当然是做给负责警戒的战士看的，警戒战士认识程怀远，知道他以前是赵司令的警卫员。

“英雄到底

《送瘟神》

是英雄，下车撒泡尿也不忘做件好事。”另外一个连长看出门道，不怀好意地跟程怀远打趣，还凑拢来要烟抽，程怀远臭着脸没理。他心事重重地回到闷罐车厢里，手掰着铁皮桶，让它缓缓地倾斜了，又张开嘴巴凑上去，咕嘟咕嘟地灌了好几口融化了的雪水。喝了雪水，程怀远用手背抹了下巴，心彻底地凉了。……

《送瘟神》

编辑推荐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中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死神——血吸虫。那是一场悲壮的宣战，堪称波澜壮阔、惊天泣鬼的伟大壮举。借问瘟君欲何往？纸船明烛照天烧。——摘自毛泽东诗《送瘟神》

《送瘟神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